大柵欄內
祥義號綢緞洋貨店修理門面照常生理

論說

君憲救國論（上）（來稿）（再續）

楊度

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爲共和亦復皆行憲政則於中國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爲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叉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己於何時後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於政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爲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於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於一彼所謂一者列國併爲一統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餘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後始言致治然後立憲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爲君主之後未必遂成立憲者予以爲不改君主則已一改君主勢必迫成立憲共和之世人人盡懷苟安知立憲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爲謀改爲君主以後全國人民叉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羣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與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憲政實行無以爲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爲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安定國本之法則除立憲叉無他術在上者爲子孫萬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爲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憲政爲歸故自此而言之非君主不能發生憲政自彼而言之叉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英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不知凡爲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專制之主而樹功德於民無論若何豐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確立憲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於國家較大也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乃德日二國之開創英主也二國今日之富強人人知爲二君之賜然二君之有大功於國家爲世界之聖君者並非因其謀富謀強乃因其能立憲也以二君之英特即不立憲亦未必不可稱雄於一時然欲其身後之德意志日本仍能強盛如故此則決不可得之數矣故二君之功非人存政舉之功乃人亡而政亦舉之功二國之富強乃其立憲自然之結果若僅以富強爲二君之功是猶論其細而遺其大論其末而遺其本也夫以專制行專制適以病國以專制行立憲乃以利國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德日二君其初亦專制君主也不負責任亦非所甘也乃彼即以創立憲政爲其責任挾專制之權以推行憲政故其憲政之確立甚速其國家之進步至猛非僅其高識毅力以必成立憲爲歸且亦善利用其專制權力有以迫促憲政之速成也故以專制之權成立憲之業乃聖君英辟建立大功之極好機會

中國數千年來　國體皆爲專制　以致積弱至此　設於此時有英主出　確立憲政　以與世界各國爭衡　實空前絕後之大事業　中國之威廉第一　明治天皇也　予不云乎　難莫難於立憲之初　易莫易於立憲之後　創憲政者　如以人力扛火車　使入於軌道　其事至難　守憲政者　如以機器火車　使行於軌道　其事較易　故非蓋世英主不能手創憲政　各國君主不知凡幾　而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二人獨傳　可見守憲政之君主易得　創憲政之君主難得也　然即有雄才　而非處於君主之地位　亦不足以望此　故曰欲求憲政　先求君主者此也

客曰子言備矣　能簡括其意以相示乎　虎公曰　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　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　立憲則有一定之法制　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　皆所謂定于一也　救亡之策　富強之本　皆在此矣　（未完）

◉緊要新聞◉

部中嚴防亂黨辦法

◉亂黨自軍警各界嚴密防範　已無可乘之機　乃猶野心未死　狡焉思逞　往往假託鐵路招工名義　私入內地　圖謀不軌　本年六月間　竟勾同帮匪嚴大順等　藉鐵路招工爲名　圖擾六安　雖立經撲滅　然實足爲地方之隱患　現交通部爲思患預防起見　特嚴訂招工辦法　通飭各路局遵辦　聞嗣後各路招工　須先揀選妥實工頭　覓具保結存案　由各路局發給憑照　載明姓名籍貫年歲　賫前往某縣招工若干名　係建築某處工程之用　並將該工頭相片黏連照內備查　以免混淆　庶亂黨無從假冒　不至別滋弊端矣

吉林最近之宦海潮

◉王揖唐上將自奉命赴吉查辦越獄案後　已於本月十八日抵吉林　輕車簡從　神志蕭灑　二十日夜　孟巡按使張讌款待　賓主盡歡　惟酒闌時　言及中央澄清吏治　不遺餘力　孟巡按使驟撫掌浩歎　謂矯枉過正　則失之殘酷云　當吉林越獄變後　孟巡按使之責任問題發生　各界攻擊甚力　孟巡按使閉門却掃　塊然獨處　僚屬進見者　一概謝絕　於時吉林各界　方以孟巡按使退思補過　播爲美談　不謂十九日後　忽行開放主義也　▲越獄之變　雖幸敉平　然軍警與囚徒巷戰時　飯彈而死者　滿坑滿谷　孟巡按使雖電稟中央　自認撫卹　然事隔旬日　尚未頒賞　日前由高等審檢兩廳再申前請　始蒙孟巡按使批賞大洋二萬元　分別賞卹　然此欵是否由巡按親解私囊　或取之國庫　均未可知也　▲越獄之變　吉林人士　歸咎於孟巡按使者半　歸咎於孟將軍者亦半　平情而論　懈於防範　倉卒釀變　各有應得　而擅離責守之咎　孟將軍亦不能盡辭　且孟將軍入觀　是否有特別原因　不得預聞　惟彌縫其缺　匡救其過　則吉林人士有目共觀　故王上將此次來吉　不特專摘孟巡按使之印　即孟將軍之位置恐亦不穩　都中所傳王上將兼任左將軍之說　吉林政界固已早知必有其事矣　▲孟巡按使自越獄變亂後　中央必震怒　查辦之舉　已無可免　惟恃有奧援　不難彌補　故王上將赴吉之速　及政府命令發表之速　均爲孟巡按使所不及料　孟巡按使一聞王上將之來　曾語其幕友云　司馬懿兵馬來得好快　其驚訝之態　即此可見

丹桂園
◉七月十八白天准演◉
高月霞　尚小雲　王三黑　劉鳳奎
▶方沈　洪三大三　壽玉五矮　高徐花奇　壽幼洞聞　山田◀
韓來喜　金靈芝　白牡丹　高玉紅
少華山　池水驛
（白牡丹雙）　韓（丹桂鎖）　喜（山
石三三立　方洪壽　朱三龍　三奎
（採支）　鶯　庄卿
▶（慶頂珠）◀
金靈芝　七歲紅　蘇璧雲　陸鳳山
柳林　池　獻　長安
福（上海）　新到　英
（瓊林宴）
（尚）　王
小云　三黑
高月霞　方洪壽
劉鳳李　程德利
（大戰長坂坡）

十准　名角　芳山燈　麻木子坡　名角　李玉安坡　年（律）（芳板）　云壽　全鳴祥　陳玉林　蘭芳　（薛）久傳　卿奎　潤亭　亮順　固　女　佩

北京崇實女學校添招插班生
本校高等小學及國民學校一二三四年級尚有餘額有志向學者可來插班（學科）按教育部新章（學費）高等每月一元國民小學每月半元（膳宿費）膳宿者每月五元半膳者每月二元（考期）隨到隨考（校址）西城寶禪寺街電話南局九七六三

矣　而酒闌撫掌謂政府之殘酷　則滿腹牢騷　至此亦不容不發洩矣

▲王巡按使抵吉後　雖輕車簡從　無代理巡按使之象　而登車攬轡　一若太息痛恨於吉省政界之齪　欲思有以澄清之者　政界中人　亦明知上將此來　即爲摘印之張本　故貪緣奔走　肩摩轂擊　有乞靈於巡按使保荐留任者　有挾大八行以示要挾者　而王上將則黜陟之間　胸有成竹　可留者留之　其不可留者　則以冷靜之態度待之　於是政界之中　躁增恐慌之象　聞王上將自膺新命以來　謝絕苞苴　不通訪謁　已定於二十五日接篆　于是政界之中　更岌岌不可終日　日前又有將來公署中人已定黜陟參半之風說　於是公署中人　又狐懷不定　杌隉不安矣　其實王巡按使於出京之翌日　已遍京報廣告　不願有所更勤也

▲孟巡按使自奉令內調　宦情已極冷淡　現正趕辦交代　摒擋入都　聞已擬定二十六日乘車北上　而黑龍江將軍朱慶瀾　已密電孟巡按使　即日由長春來吉　與孟左將軍密議某項問題　將由吉入京　而屆時或可與孟巡按使相埒北上也

成都市大索朱大鏞●前四川共和黨黨長省議會議長高等學校校長朱大鏞　當反正後　在四川把持政學界重要職　一般政界中人莫不與朱氏交　而政務亦輒爲朱氏所左右　全省知事征收等職任免之權　半操於朱之掌握　朱之聲名大振　而怨聲亦自此載道矣

▲肅政史蔡寶善入川　甫抵重慶　即查知朱之行爲　在三蠹中尤爲特色　回京密參于大總統　及陳二安到川　陳廷傑在京被逮後　大總統即電令陳二安將三蠹速捕　陳二安奉電　即密飭省會警察廳長稽祖佑　派警分頭捕拿三人　鍾山印煥門均同日被逮　交警廳看管　惟朱大鏞被勤務督察長闞璋失誤時機　得由宅內越墻而逃　闞璋入朱宅時　朱之電話聽筒　尚置於地　聞係鍾山被逮後鍾之家屬電告於朱　朱得電未及回鈴　棄聽筒而逃　警廳既未將朱氏拿獲　于是電知各分駐所　以二百元之賞格緝朱　次日增至三百元　未逾日即增至四百元　陳二安拿朱心切　頗斥稽祖佑之貽誤事機　並飭上緊嚴緝　稽氏大恐　即將賞格增至一千元　現又增至一千二百元　並密飭各分駐所　略謂巡警拿獲朱大鏞者保任巡官　巡官拿獲者保任署員　署員拿獲者　保任署長　署長拿獲者　保知事　又遍召各分駐所所長及具有偵探學識之巡警　每日暗出密緝　並謂能識朱氏之巡警每日著便服　在六門探訪所城門口設一凳坐　防朱氏出城　每日自開城直至關城　六門探訪所員巡警人等均不能請假　而朱之縱跡仍杳然

▲近日三區一分所又以一百五十兩生銀　買朱氏女僕之子爲眼線　緝拿朱氏　據某女僕之子稱　朱氏逃時　係由桑園而出　探聞在東二道楊宏蘇家　警廳長稽祖佑　當飭總廳警察隊長羅福元及四區警察分所署員巡官　率同巡警前往搜查　同時又有南門江瀆廟巡警　亦到某家搜查　均未拿獲　稽氏近狀　尤覺恐慌　外間人民嘲稽氏者　謂之爲猪鷄鬭　以鷄非猪敵　朱恐不能爲稽擒也　此言亦可謂謔而虐矣

◎本京新聞

來京確期●新授肅政史費樹蔚君　性本恬退　無志榮利　此次出自總統心簡　復經故人勸駕　始允就

職於奉命之後 即有電致政事堂請假 至秋涼起行 日前京滬各報 多有傳其已來京者 茲據確聞費君尚未來京 近日都肅政史 曾連電致蘇敦促 前日始接到費君復電 謂准於前日（二十六日）由蘇動身 定於二十九日可到京云

坐辦辭職◉拱衛軍糧餉局坐辦張潤霖君 本兼任審計院廳長之職 刻因審計院政務紛繁 力難兼顧 聞日昨己將拱衛軍糧餉局坐辦一席辭職矣

迎接總鎮◉直隸馬蘭鎮總兵定鎮平君成 因有要事日內進京面謁大總統 現聞其家屬已遣家人赴通迎接

預備道差◉陰歷七月二十五日清室仁宗睿皇帝忌辰 是日卯刻 宣統帝親祭奉先殿 昨由內務府行文禁衛軍護軍管理處及內務府三旗護軍營 屆期各派官兵一隊 在景運門外預備站道排與保衛云

擬安網兜◉京師警察廳於二十五號飭令電燈公司云 前門至珠市口馬路兩旁 皆為雙行燈線 夜市攤販羣集其下 偶有折斷 其患何堪設想 應通長安設一尺寬網兜兩條 款項不敷 由廳補助云

旗餉催期◉財政部於二十六號行知值年旗 轉知各旗營云 八月分旗餉 業己備妥 定于三十三十一兩號開放 先期造冊送部 屆期派員來部承領云

科員被控◉皇室御前大臣處科員奎華 因欠放被裁茶役成林工薪 銀洋五十餘元 捏報發給 現被該茶役所聞◉日前具呈審判廳 將科員奎華告發 兩造刻己成訟

新式令箭◉京師軍警督察長馬龍標中將 現將原有令箭註銷 呈明陸軍部自行改製新式令箭十二支 現己全數造齊 其新式令鞘 用醬紫色 箭矢作三角式 用黃色 內外標明京師軍警督察長令字樣 業於日前執用 昨己函知軍警各機關查照

杜門謝客◉陸軍總長王士珍上將 係二十四號壽辰 是日早四點鐘 即由西單牌樓堂子胡同本宅潛乘騾車一輛 未帶僕從 赴公署躲避 至辰牌時分 有提署三堂及軍界長官本部司員等 前往祝壽 家丁閉門謝客 據說本主人現有要公赴署 回宅沒准時刻 臨行留話 令人槩不會客 來賓攪驚 恕不招待云云

自抹身死◉宣武門內南開市口百戶廟路東 住戶英緒 鑲紅滿福連佐領下人 娶妻吉氏 年二十五歲 跟前週歲一個妞兒 日前該氏帶着孩子 住姥姥家 孩子患病 即回婆家 不料該氏因孩病連急帶愧 用菜刀自抹身死 二十一號檢查官徐鳳藻 帶領仵穩 眼同屍母吉趙氏相驗 委係自抹身死 驗畢拾埋

投缸殞命◉西城甘石橋臨清宮路北住戶 鑲藍滿斌秀佐領下 驍騎校書英之妻 伊爾根覺羅氏 年二十二號夜內 不知何時 在自住北房西裏間 自投水缸身死 二十三號內右一區 電請檢查廳派檢查官羅濟 帶領仵穩等相驗 委係自投水缸被淹身死 驗畢發給執照飭埋

槍斃妻室◉陸軍第七師第二十五團一營一連連長王煥章 現在南苑萬字地東門外 攜眷居住 日前不知何故 王煥章用手鎗將伊妻擊傷身死 經該師長聞信 派兵將王煥章拿獲 解送本師執法處訊究云

復順齋五香醬牛羊肉　本齋開設前門外門框胡同南口內路東便是 歷年如是 今秋陽歷八月二十五號舊歷七月十五日開張 特此聲明 以供週知　本主人啓

三陽號鑲珠首飾紀念減價

本店自開幕以來 所造金銀器皿 珠石鑲嵌首飾玩物 頗蒙中外賞許 茲屆本店週年大紀念 由陽歷九月一號即陰歷七月廿二日起 所售各種物品均減價一星期 以副 賜顧之雅意 幸勿失此機會耶　本店主人謹啓 北京廊房頭條中間路北電話南局五五八號

每日早八點開診至十一點停診 無論內外雜症 只收藥費一毛 號金銅元三枚 診費送下午門診時

[illegible]台灣檜木江西饒片紫杉根段建昌花板茵陳花板紫杉花板南木花板套料種類由近年修改
門面敝廠[illegible]徵滿漢壽村貨眞價實做　精細各界諸君賜顧者即請駕臨定表歡迎價値格外從廉無不敢慢
電話東局九百二十七號　東城寬街南大公主府對過路東恆茂木廠主人謹啓

登報聲明

事緣於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先夫楊榮椿去世後蒙先夫兄楊朶仙欲將其次子楊幼朶爲先夫楊榮椿爭繼未經氏允其故並未立承繼單仍呼先夫兄夫婦曰父曰母現幼朶已患神經之病實不能盡扶養之義務承繼無益爲此聲明自今日起承繼之議取銷身自食其力另謀過活另向族中擇良善者爲先夫楊榮椿承繼恐戚友有未週知爲此登報聲明　楊門姚氏啓事

社會小言　（維公投稿）

京師內外城　各坤伶戲園　及賣女座之處　每到散戲時間　梗有許多無賴在戲園門首站班　恭送坤伶女太太們上車　這件事　吳總監因爲維持社會風俗起見　每日派警察在彼處彈壓　逐趕閒人　總算是費心力不小　無奈我國人心道德　日見其薄　鄙人日前由糧市店中和園門首經過　看見有許多無知之徒　又在該處站班　擁擁擠擠　一個個直眉瞪眼的　又等上啦　巡警是急的眼藍　嗓子是全喊乾啦　你喊你的　他站他的　他髣髴是沒有聽見是的　簡直的是站定啦　據鄙人看來　要是不罰辦幾個　這一羣野蠻團體不能解散

戲場閒評　（靜觀）

勉金伶

去歲金香玉與劉喜奎　在三慶園合演　劉伶名滿京華　而金伶之名　亦附之以徧傳於社會　及金伶與劉喜奎脫離關係之後　落入中和　而金香玉之名　遂如秋蟬之響　寂不聞聲矣　遷史云　不附驥而名不彰　其信然歟　今者三慶園揭幕　金香玉又與劉喜奎偕來矣　比黃鵠之翼　則飛騰自遠　登龍門之上　則聲價自高　勉哉金伶　其勿失此千載一時之盛遇也乎

瘦郎曰　這丫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有桂花油　先生誤矣　一笑

文苑

劉喜奎論贊　（甯繭儂）

梅吾愛其清　而惜其寒　菊吾愛其高　而惜其瘦　竹吾愛其節　而惜其枯　蘭吾愛其香　而惜其冷　此皆高逸之士　超塵離俗者之所愛　所以自比其寒與瘦　而自況其枯勁之節　與幽冷之姿者也　若喜奎者　孤山綠萼　不足以擬其清　而無梅之寒　栗里黃花　不足以擬其高　而無菊之瘦　瀟湘翠籜　不足以擬其節　而無竹之枯　空谷素心　不足以擬其香　而無蘭之冷　其清也　若芙蕖　其馨也　若茉莉　其天韶也　若桃李　其濃艷也　若牡丹　是以愛蘭梅竹菊者愛之　而愛芙蕖茉莉桃李牡丹者　亦無不愛之　所謂百花僊子者　殆是其前身耶　噫　粹花之精　和花之靈　擣香搗麝　鑄而成形　吾以花相之　吾猶未脫于世法也　吾以文字論之　吾猶未脫于文字相　而至于忘言也　而後乃今吾當焚棄筆硯　無有言說文字　乃至于不辨百花　不識喜奎　乃至于不曉天地　不有覺我

命令

大總統策令　署察哈爾都統何宗蓮調京另候任用此令　任命張懷芝署察哈爾都統此令　陸軍第二十師師長吳光新因病懇請辭職吳光新准免本職此令　任命范國璋署陸軍第二十師師長此令　任命張建功署陸軍第二十師步兵第四十旅旅長此令　內務部呈據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詳稱署警正周之潤[illegible]用請免去署職等語周之潤准免署職此令

大總統申令　內務司法兩部呈准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議決福建巡按使呈劾疏脫監犯知事楊在春等交付懲戒一案依照知事懲戒條例均應受降等處分等語福建上杭縣知事楊在春永春縣知事王震豐均著照所議即行降等以示懲儆此令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珠寶市爐房緊要告白

第一

舊歷七月

九

許德義) 大(許蔭棠

(又)楊

劉馬踏 楊芳 文 陳啓金 景戰

金 錢 福陽) 然

楊小樓

金仲仁 賈洪林 王長林

遲月亭 范寶亭 朱桂芳

獻山海 劉 油片魚 五色

寶全 麻子

文明大鼓 對

廣德樓

舊歷七月十八日白天大後戲

白天 合班演 洛陽橋 (戲中串戲大月可觀)

鑫翠玉

早演李榮喜桑園會徐金香

鮮靈芝 筱榮福

(早)翠屏山 (晚)新 … 早 翠屏山 晚 新茶花

金秀雲 劉菊仙

早 麻子紅 三世修 晚 金月珍 新茶花

早 蔡金鳳 錯中錯 晚 金桂紅 梵十宮

九月菊 陳雲濤 韓孝峯

早 錯中錯 晚 新茶花

早 釣金龜 晚 行路

早 雪盃圓 晚 新茶花

概不加錢 文明(園) 風雨勿阻

舊歷七月十八日白天特請合慶社

林顰卿

(慈)瑞全 (熊)一鳴 五福臨門 (鄧)蘭卿 (遲)子俊

林顰卿 朱素雲

(陳)桐云 (鄧)蘭卿 貴妃醉酒 (慈)瑞全 (陳)鴻禧

孟小如 胡素僊

紼 商 煩 黄 武 坡

榮蝶僊 沈華軒

(李)壽峯 (朱)素云 (高)慶奎 (黃)潤甫 范寶亭 (遲)景昆 (遲)月亭

(英雄傳 悅來店 艷陽樓 拿高登)

張玉卜 (全長勝) 十麗卿

大男三戰 告刀鋼美 大雌雄標

警廳立案

（將此頁按日存留以備與正張合訂）

兜安氏保腎丸等藥　炎醫生壯陽種子衛精丸等藥　杜醫生痔瘡一掃丸　燕醫生除痰藥補丸等藥　偉德氏補腦養心丸養心滋腎丸等藥　夢年氏養胃舒肝丸女經丹　竹安氏養腎丸急驚丸等藥　保坤養血膏　養腎固精膏　大小魚肝油　交羅補腦汁　人造自來血　散阜吐瓊延年益壽粉　伯賢氏眼科清光丸　解鬱舒肝丸　乾坤益壽膏　痔瘡洗藥　脚氣藥　保嬰化痞膏　劉醫平肝定痛膏　秘製五香丸　中外各種藥不　藥目繁多未便贅述　自開張日起　賜顧諸君　如購藥至一元者　贈値一角之物品　以此類推　按數增加　以副諸君之雅意　賜顧者駕臨前門外觀音寺路南京華棧內伯賢氏藥房　電話南局三百五十四號

評講聊齋

仇大娘　（二十三續）

尹箴明

祿依令徙口外　范公子上下賄託　僅以蕙娘免行　田產盡沒入官　幸大娘執析產書　銳身告理　新增良沃如干頃　悉罣福名　母女始得安居　祿自分不反　遂書離婚字付岳家　伶仃自去　行數日　至北都　飯於旅肆　有丐子怔營戶外　貌絕類兒

郤說魏名到縣一報告　說仇祿的家財　是倚仗他秀才　在家中替大盜窩贓　本縣的官役　既跟大娘有前磕兒　並且官事正着急呢　如今既有魏名指告　不如實回縣台　將他傳案審訊　登時回上去　縣台一聽　立刻將仇祿鎖拿到縣　仇祿是個傻學生　如何見過這個陣仗兒　吓得淨滕哆嗦啦　縣台是一味刑求威嚇　仇祿懼刑　屈打成招　將秀才開革　財產入官　定了個發遣口外　給將軍爲奴的罪名（這點兒書訶是　表兒　眞要按官事說　這段公堂　這篇就寫下　怎麼能合原文呢）單說范公子　明知道女壻這官司寃屈　奈因此既然應了　鐵案如山　也就無法了　按例這路發遣　應當携帶妻孥　同赴犯所　范公子如何捨得　花了好些銀錢　上上下下一打點　方把蕙娘留下　當[illegible]又[illegible]衙門官人　按照仇家的地丁税冊一查點　所有仇家的田畝共若干　應當全行入官　大娘　聽　吓得魂不附體　想着自己好不容易　給仇家經營的這些田產　一旦被官府訛了去　將來母親怎麼過活呀　幸爾新置得幾頃好地　當日寫的字據　因爲仇福居長　所以寫的是他的名下　又把當日弟兒分產業的時候的分單找出來　把名字改了改　好在差不多　改好了親身去至縣衙　補了一張呈詞　大意不過仇福懼罪遠逃　所有田產　應作伊母邵氏養瞻　弟兒久已分居　與仇祿名下無干等語　縣台一瞧這位能事的婦人又來啦　有心不准　又怕他再來個上訴　只要自己的公事交待的下去　也就不深究了　這們糊裏糊塗的　把好地好房　全留在仇福名下啦　邵氏同大娘　足夠過度的　其餘仇家老契紙的地畝　作爲入官　較眞兒不到一半　這些事辦理完竣　詳上之後　仇祿可就該起解啦　自己一想　這一邊不定十年八載　遇赦或可回來　若是命短就許死在外邊　與蕙娘本是恩愛夫妻　伉儷不過三載　躭悞他的青春　如何使得　自己親筆寫了一張離婚書　無非說任憑蕙娘另行改嫁　自己即便他年回來　決不爭論等語　寫完印上手模　送到范家　至於范公；應當怎麼告訴蕙娘　蕙娘哭的死去活來　又怎麼追到十里長亭　餞別盟誓　按情理都應當說　原文沒有　咱們也就[illegible]場子吧　外帶還是沒提有長解短解　簡直的就是仇祿一個人兒帶着盤纏、公文走下去啦　曉行夜宿．走了幾天　這一天來到北京　天色旁晚　肚中飢餓　見有一座小店兒．前面是飯鋪兒　所賣的無非糙吃喝　自己要了點兒餅麵　方才要吃　見門口兒有個乞丐　好像哥哥的模樣

（未完）

商標

設護國寺電話南局一千一百六十九號

寶華樓

分號前門勸業場電話南局七百十八號

本樓承造各種勳章如寶光文虎嘉禾五等勳位棠蔭褒章及各機關衙署獎章紀念名譽等章仰蒙當道諸巨公熱心提倡是以不憚研究急求精進而挽利權爰又發明七寶琺藍各式美術瓶盒彝鼎金銀細工裝飾裝品珠寶鑽嵌洋金文玩加煉足金簪鐲首飾包管退換惠顧 諸君駕臨鄙號方知斯言非謬矣

本樓主人安厚齋啓

國貨國貨中國國貨請用國貨

靈丹妙藥

國貨國貨國貨國貨國貨國貨國貨國貨

（各處廣貨雜貨店均售）

（德陞氏）

紅色補血丸

此藥專治 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氣血兩虧 虛損勞傷 酒色過度 陰分虧損 腰痠腿疼 步履艱難 四肢無力 面皮肌瘦 頭暈眼花 耳鳴耳響 精衰力怯 病後過虛 忡怔善忘 夜臥不安 脾胃虛弱 諸虛百損 婦女血虧血寒 經血愆期 子宮寒冷 赤白帶下 久不受孕 如患以上各症 服此丸 沉痾立愈 應驗如響 無論男婦老幼 欲求身體强壯 常服此丸 可保康健無恙 益壽延年 誠補氣補血之特色也●每盒一元 六盒五元▲經售處前門外觀音寺華英大藥房 大柵欄中西大藥房 德記藥房 東四六條口瑞豐藥房 西單牌樓亞洲藥房 東安市場暢觀樓內瑞華藥房

北京前門大街路東禮乾堂藥店舊歷七月十二日開市恐未週知特此廣告 本堂主人謹白

京綏□都口內 **馬聚源廣告**

本號自做禮服緞六摺便帽貂皮水獺海龍各式皮帽以及絨呢便帽一概精純新料貨眞價實如蒙惠顧不負 諸君之雅意也 本號謹啓

吉房出租

西單牌樓[illegible]西口外新造房一處共六所三十間二十間各三所分南北門中開東西新舊住室客廳書房廚房馬號門房內外廁所下房俱全並自來水管有租者該處有人領看合意駕臨小醬房胡同文宅面議

[illegible]專治男婦老幼風火眼疾雲翳氣蒙雀蒙火蒙暴發火眼努肉翳睛內生瘀肉白翳